



总策划：泰瑞华星文化

潜 草 激 流

王越◇著

东方出版社

潜流 草激

王越◎著

于均◎绘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潜草激流/王越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7

(红美人书系/黄杉果主编)

ISBN 7-5060-1907-8

I.潜… II.王…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0049 号

潜草激流

作者:王越

选题策划:泰瑞华星文化

责任编辑:林敏

装帧设计:红美人工作室·范晓莉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6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装订:北京平谷大华山印刷厂

出版日期: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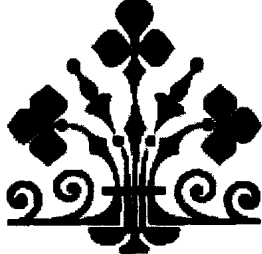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12.875 插图:20 幅彩色画 字数:15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010)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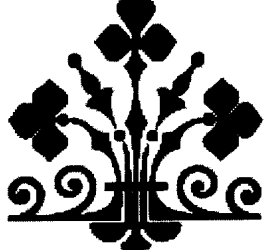
自序

关于这部小说

敲完这部小说的最后一个句号,手指静默,键盘静默,夜亦静默。在万籁俱寂的时分,只有心里鼓胀的幸福与疼痛如昙花绽放,噼啪爆响。我想再说些什么,恍惚中却提不起力气了。平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竟整个地掏空了我。

2004年初在北京上新东方 GRE 班的时候,我暂住的北航那个有着小小北窗的小屋,每天有短暂的一段时间,冬季清冷的日光会停泊在玻璃上,窗外的两层小楼伸手可及,二楼上敞开的窗户随风在眼前的朱漆桌面上投下微微摇晃的光影,鸽群在仰头的一小块蓝天上仿佛一串灰色的省略号缓缓隐没,悠扬的鸽哨在房顶盘旋,倏忽而来,又倏忽远去。那种平淡却不乏诗情画意的环境并不适合作机械的记忆运动,却适合踏踏实实地发呆,或者无边无际地胡思乱想,于是这部小说的萌芽便在我偎着电暖气、绞尽脑汁试图记住那些组合匪夷所思的单词的间隙暗暗生长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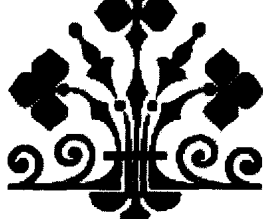
原本只想写一个小小的短篇或者中篇,描述入室行窃的小女贼偶然进入一个尘封的房间,由里面残留的线索猜想男主人的生活,并逐渐爱上自己一点点构筑起来的完美幻觉的过程。也只是过程而已。只看花开,不等结果,让空空的树梢保留无数的可能性,或许璀璨,或许寂灭,都不分轩轻的美丽。在大块时间都被课业、单词、练习鲸吞,连每天超过六小



时的睡眠都嫌奢侈的情况下,我用零零碎碎的片断戳透那种殖民语言的霸道覆盖,给自己开一个小小的孔透气。到一个下雪的晚上,细小的雪粒零落地敲出脆响,我为了放松被铺天盖地的字母折磨得脆弱不堪的神经而去回顾这些日子累积下来的片断,却发现自己想要表达的,已远非一个短篇或者中篇所能容纳和承载。

一个月后我决定取消考试,为那些在我心里横冲直撞无从倾泻的感触觅一个出口,也给我匆匆二十年的成长一个交待。

真正全身心投入的写作是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情绪与文字如同两片严丝合缝的石磨,令身处其中的我饱受倾轧,千辛万苦方才点点滴滴挤出斑驳的汁液。而长篇小说的结构、情节、语言,无一不让我在架构时感到力不从心。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规律性地进入写作的枯水期,灵感流失殆尽,头绪纷繁芜杂,情绪扑朔莫测,对着莹白的屏幕长时间地失魂落魄,天光就在不知不觉中飞快暗下来。更有很绝望的时候,心里原以为酝酿停当的虚构世界突然分崩离析,只觉得自己坍塌的语言永远也不可能填满那大片大片仍模糊晦涩的空白,恨不得能像切断电源一样爽快地抛弃那点想澄清什么的可怜欲望,把前一段在写作中荒废的时间折进岁月的褶皱,就当那些诉说从未开口,也好让自己逃出自我流放的茫茫旷野,回到喧腾热闹的人间,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过日子,享受颇没出息却轻松的生活。万幸最终没有听任骨子里的惰性破坏那些不甘于混沌的执著,在艾略特的诗中最残忍的四月里,这部长篇小说终于从我的体内艰难娩出,而我已是几近虚脱。



完成也意味着告别。我再没有了与它纠结缠绵的机会，再无从体会一点点与它剥离时撕心裂肺的痛，也再难企求那许多静静流逝的夜晚，被它的怀抱稳妥包围所感到的温暖和安宁。连那些焦虑、烦躁、苦闷，身处其中只觉得一秒都难捱，等完全失去时又心有怅惘，不无怀念。

人是如此矛盾而难以索解的动物。

无论如何，我对它而言，已是个外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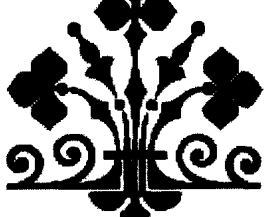
在外人的立场上，我才有可能尝试去廓清它成型后的脉络，倾听它自言自语的弦外之音——至少对于爱、过往、生命与死亡等一些问题，我有过真诚的思考。这篇自序也是由此而生。我想做的是检省、清理，也许目的并未达成，也许这序言最终同它一样有些肤浅、散漫、凌乱，然而我希望那些从不缺席的真诚能带来谅解。

关于爱

我触摸过爱情的吉光片羽。与他在宇宙洪荒中擦肩而过的那一刹，有洪荒之长，天荒地老，万劫不复。有刹那之短，闭上眼又睁开眼，逝者如斯，尘埃落定。

在一起，爱是不自觉的记忆。他行走过的道路，道路记忆他的脚印。他停留过的城市，城市记忆他的呼吸。他搅动了的空气，空气记忆他的速度。一碗汤记忆了他的口味。牙刷记忆了他的嘴。目光记忆着眼睛。香水的味道记忆怀抱的温存。不是他的存在丰富了世界，而是世界的存在丰富了他这个人。

到分开，爱成了不期然的回想。地铁车厢中掠过的似是而非的身影，视线尽头似曾相识的笑容。不想哭，眼睛却湿



了。不是因为记得他所以想起了他，而是为了能想起他曾用力用力记住他，再想忘，却是铭心刻骨了。如何是好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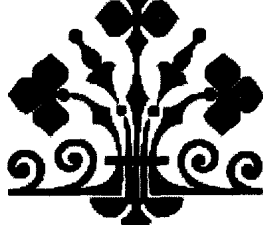
有个和风温煦的傍晚，想沿着风里似乎经年不变的气味走回去，从告别的地方，沿着温吞的街灯，坚硬的马路，暧昧的河水，腥热的墙，一路走到任一个我愿意推倒重来的岔口再转身。可是走了很久，竟是回到了相遇的地方。靠着那个熟悉的角落如同初见时安静地笑，一笑就笑过了最好的时光。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关于生死过往

生命是被创造出来的，所有被创造的都有时间性，所以死不是生的对立面，而是生的一部分，人生因此成为了一个殊途同归的过程。那个等在前面随时昭然若揭的结局，保证了天性喜欢挥霍的人类对生这种短暂的存在产生无穷眷恋与必要的敬畏。有了死，我们在生时便不能随心所欲了。

时光流逝得那么快。小时候住过的屋子，去年夏天去看，只剩下三堵破败的灰墙。墙角长出了细碎的草。一只年轻的狗卧在坑坑洼洼的地上。看我靠近，它一个激灵站起来，冲我狂吠。我慢慢在门口蹲下去，摸索着原来门槛的位置坐倒，跟它安静地对视。感觉正午的阳光穿过门前大树茂密枝桠的缝隙，像金色的雨洒在身上。然而，实际上，在某年某月某日，我不能认定的一天，那棵树已给完全蛀空了心，再也发不出芽。时间太短太短，欲望太长太长，很怕还没怎样的时候，就已经什么都来不及了。所以那些过往，尴尬、痛悔、遗憾、错失，再怎么不堪不甘，也只属于早已凝固的时间和空间。今天的夕



阳湮没，明天还不知去向，时间已不停地将一切推向过去，人有理由就此沉沦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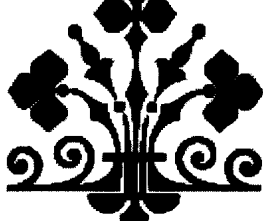
总是作茧自缚了，又想破茧而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最后

谢谢 Thor，一个多月每天不间断的电话，无论是恳谈、评论、调侃、开解，还是启发，都予我的写作莫大帮助，虽然有的时候明显是鸡蛋里面挑骨头，令我极为郁闷，但一片苦心我常怀感念；谢谢双子座的猫猫，在那些深夜从咫尺之遥的临铺发来充满慰藉的短信，还有许多鼓励，使我几度重建濒临崩溃的信心；谢谢同宿舍的亲爱的 MM 们，并不因为跟着我近墨者黑地沾染了昼伏夜出的习性而有丝毫减少对我的关怀与支持，现在本书完成，大家该倒一下时差了；谢谢一直亦师亦母关心照顾着我的导师乔以钢女士，为我能集中时间创作这部小说提供了很多方便；谢谢 eyeheart，那些风止水静却依然珍存在我心深处的爱情，是促我突破重重关碍写下这所有文字的原动力；谢谢亲爱的爸妈，我的一切，原本也是你们的；谢谢所有爱过我、爱着我的人们，我的人生依赖你们的陪伴扶持才能逃离虚无和孤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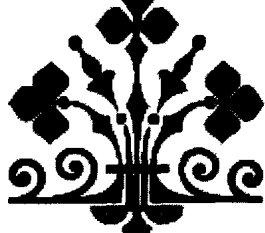
最后的最后

有很多方式可以用来纪录成长，比如声像，文字，乃至午夜梦回时脑际蓦然闪现的记忆碎片。然而纪录只是漂浮于一个人只身穿透的历史隧道中的缥缈尘埃，有更多曾倍受珍惜



的东西，被默不作声的时光蚀得七零八落，捕捞修补都是徒劳，所以我本想梳理，最终却只能呈献，于力不从心之处也只能就此作罢了。

熄掉所有的光，在静谧的黑暗中做个长长长长的梦，请恩许所有为爱燃烧过的灰烬都不会沦落在时间无垠的荒野中。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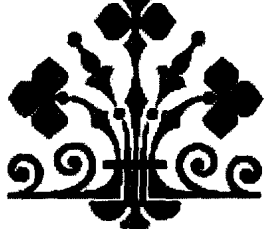
♀

我溜出会议室的时候，总编老头子仍在黑压压一片溜肩塌背昏昏欲睡的人群前方继续他夹缠不清的训话。还好有先见之明，提前十五分钟来就为了挑最后一排靠门的座位，要是等他唠唠叨叨把单位分房、子女入托、最近版面整体质量下降、警惕 SARS 卷土重来和台湾公投之间复杂的逻辑关系倒腾清楚，我估计我就得横着出去了——简直能把人听成高血压加神经病！

其实老头子没什么不好，除了头脑顽固些、气量褊狭些、思维偶尔混乱些，再加上正处在更年期的高潮难免时时疑神疑鬼歇斯底里，他还算是个善良的好人。虽然见了我永远都要笑眯眯再问一遍我的名字，但那也只能说明人上了岁数记忆力衰退，自然规律使然，到老谁也逃不掉。只是作为一个定时供稿按件取酬的自由作者，与他不存在劳资雇佣关系，不算直接在他手底下讨生活，也没指望这辈子就靠着那个单位解决生老病死，耗上一大下午的明媚春光听他大发没头没脑的宏论实在无辜，所以抓紧时机，趁他狠剋社会生活部主任无心旁顾的时候，三十六计走为上，溜之乎也。

临走听见他评到了我供稿的“情感在线”，直斥“充满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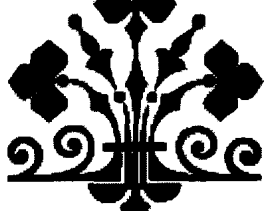
潜
草
激
流



资产阶级风花雪月的调调”，心里暗笑。奔六张的老同志嘛，第二春已是明日黄花，夕阳红还为时过早，卡在进退两难的尴尬年龄段上，便有风花雪月的心也没了那胆气，当然要对别人的浪漫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完全理解！下半句没听到，想是被无声无息合上的门挤在门缝里了。

坐电梯从七楼下到大厅，看到旋转门那儿站着个风姿绰约的女孩儿，真个是豹眉环眼虎背熊腰，一身布料精简的紧凑装束足足又把视觉体重提升了十斤。丰满不是错，杨贵妃胖到连洗回澡都累得“侍儿扶起娇无力”，不照样是四大美人之一吗？关键得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打扮。被时尚杂志愚弄了的可怜孩子啊！我心下叹息着同她擦肩而过，听到她对着手机说：“还没开完？再不下来我走啦！”蓦然想起方才坐在身边的那位吨位不凡的胖哥哥，半个小时内偷偷摸摸连接三通电话，先是：“正开会呐，过会儿再来！”再是：“啊，你都到了？”接着：“还没完呢，你进大厅等吧！凉快！”每个电话均以短促有力的拟亲吻声结尾，让我好一阵揣摩那头的人得有多勾魂摄魄啊。莫非是她？果然天生一对！真是有趣的情节，以后一定得写进小说里。

走上大街，阳光收起了正午的暴烈，变得俯首帖耳。往来的车流小了很多，水泥路面上大段大段的空白反射出淡淡的光，摆出一副任君铁蹄蹂躏的大无畏架势。看看表，才刚过三点，这期的稿子早躺在编辑电脑里只等见报了，没工作赶着，又没什么有趣的消遣，晚饭前这么长时间怎么打发呢？这让人空虚的生活，这引人堕落的生活啊，不是我想温习老功课，而是除了这个，其他活动都的确无甚趣味啊！我随便挑一路公车坐了几站，下来晃晃荡荡走进一个外表平凡、警戒似乎



不严的小区，大致目测了一下房型，选一室一厅明显是单身公寓的楼洞走进去，径直上了四楼。抛个硬币，落在手里赫然正面朝上，于是转身向左，敲响门铃。里面传出一个年轻女人高亢的嗓门和拖鞋踢踏踢踏靠近的声音：“谁呀？”竟然有人！我转转眼珠，压粗喉咙用天津口音应道：“请问狗不理在吗？”

“谁？！”门上的猫眼闪了一下。我满脸若无其事的表情，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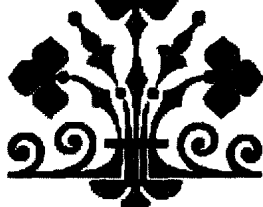
“神经病！”里面骂道。拖鞋踢踏踢踏的声音远去。我笑着，又上了一层。继续转左，敲响门铃。没人应声。再按，还没人应声。就是它了！

我从小坤包的内层口袋里摸出一串钥匙，拎出其中两把一前一后插入锁孔，慢慢试探，钥匙流利地旋转，我听到锁头被锁簧轻快地弹出来，“喀”的一声。

第七次手到擒来，却还有第一次那种微妙的恐慌和窃喜。半年前采访一位神乎其技的锁匠，看他演示用一串钥匙配合开了十把锁，心里奇痒难搔，就在临走时趁他一不留神顺手牵羊，把那串神奇的钥匙带了出来。这半年全仗了这几枚轻飘飘的小铁片给我找点乐子，旁人的房间究竟有多别有洞天，不在他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深入打探一番，又哪有机会了解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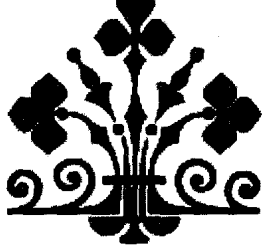
推开门，一股混合着淡淡香气的烟味无声无息扑进怀里。我闪身进去，反手把门合上。这个小世界又剩下自己了！

这是一个明显的单身汉的房间，连味道都那么纯粹，没有任何线索可供感受女人的存在。我喜欢那四处弥漫的孤独野兽的气息，来自荷尔蒙？也许吧。狭小的客厅窗帘密闭，光线晦暗。家具只有茶几沙发和一个立式空调，看不出式样新



旧,只沉默地缩在阴影里,可能也在打量我。沙发上扔着几个颜色素淡的大靠垫,看起来倒是软软的颇为舒服。茶几面上摆着个狮子形状带打火机的烟灰缸,烟头倒得干干净净,内壁留着经年积淀的黯淡烟灰末子。烟灰缸旁边放着一个深蓝色画着月亮和星星的大马克杯,里面有些没喝光的黑色液体,像是咖啡,冷的。拉开茶几的小抽屉看看,无非是些指甲刀小药瓶之类的零碎玩意儿,没什么特别。只是我看到过不少单身汉的房间,见惯了夹在沙发垫子里或压在桌子脚下以单只计数的臭袜子,墙上姿态各异的纤毫毕现或者半遮半掩的美女图片,散发出动植物尸体或外壳被细菌真菌大饱口福时恶臭气味的快餐盒和垃圾桶,以及一些可想而知谈之不善的东西。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整洁的,不由得让人好奇心大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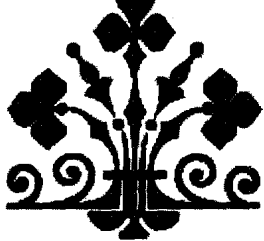
卧室门轻掩着。里面好像也拉着窗帘,跟客厅一样透着隐约的暗沉。如此抗拒阳光,心里有什么见不得太阳?我把门推开,发现床边有一盏奶油黄色的小灯在幽幽亮着,显得屋子里的气氛温柔而安谧。在门边摸到了顶灯开关,把灯打开,粗略地打量一下房间的布置,得到了一些怪异的感觉——这房间怎么好像是我住的一样?地面上铺着拼图泡沫,几块各式各样的坐垫散放在四周。房子中间摆着小矮几,上面只有烟灰缸和打火机——老烟枪!床横贴着门对面有窗的墙,是榻榻米式的,应该躺在床上就可以透过窗子看到天空——如果窗帘开着的话。床上铺着蓝白格子的床单,简洁清爽。床前地上扔着一本杂志,凭我裸视4.8的视力水平,隐约看到是《国家地理》。门右边墙角放着一个简易衣柜,好像是卧室里海拔最高的家具。衣柜与床之间横亘一张电脑桌,除了电脑之外,还有一台DVD模样的东西,都背对着我,之间用林林



总总的线连着，靠背椅在电脑桌旁边冲我敞开怀抱。门左边到床的一面墙下放着一长溜地柜，上面整整齐齐地排着书、杂志、碟片包，还有餐盒、几包未开封的利乐包牛奶，以及较远处模糊的一摞什么盒子。总之，整个房间虽然东西不少而空间并不很大，却并不让人觉得有压抑之感。一切看似不经意的设置在实际上都暗藏心机，而且所有的摆设用具，竟没有一样让我觉得突兀和不亲切。

我很喜欢床头那盏会发出奶油黄色温柔光线的灯，然而这种灯出现在一个单身汉的卧室里感觉是不搭调的，而且很奇怪，他卧室四周的墙壁也都贴满了米黄色的墙纸。那是一种能够有效稳定人情绪的颜色，只要长久将视线留驻在那种颜色上面，就可以感觉到心里有什么坚硬的东西如同雪暴露在春日暖阳下，迅速消融。换句话说，那也是种不男人的颜色，至少带了很浓的中性化感觉。我猜想主人应该是处女座的，必定有些内向，阴柔，对外界的感觉很纤细，喜欢琢磨事儿，也喜欢生闷气，至少也是一个有点琐碎的家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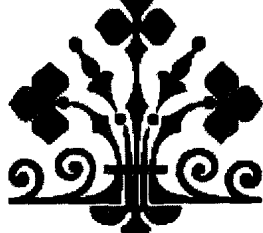
作为一个善解人意不招主人讨厌的客人——尽管是不请自到的——我两脚互相蹭着蹬掉鞋子，赤脚踩在泡沫地板上，在他的房间里走了一圈。脚心的触感软软的，有些涩，也有些暖，像走在被太阳晒了一上午的温热的沙子里。没发现什么吸引眼球的东西，只多发现了一小瓶用了一大半的薰衣草精油和一个陶瓷的蓝色薰香炉，炉里犹有余香。它们紧贴一排书放在地柜上，书投下的影子把它们严密地隐藏起来。方才视线模糊的盒子原来是一摞“万宝路”空烟盒。我居高临下地看着它们，有点惊讶这个男人的念旧，只不过，只不过是空烟盒而已啊，又能帮他留住什么呢？



想了一会儿，不知所以，就地坐下来一个个拉开地柜的门，看到的内容乏善可陈。其中一个满满当地塞着防水材料做的像袋子一样的东西，另一个里面放着登山靴，可以调节长度的拐杖，卷成一团的背包，还有一个里面装的是像 FBI 专用的硕长的手电筒、硕大的手套和一些零七八碎的杂物比如带搭扣的绳子什么的。没有一样值得我带走。有些泄气，站起来走到电脑桌那儿，去拉电脑桌的抽屉，那里面放着一条还没拆封的“万宝路”，一个小巧玲珑的黑色皮革扁酒壶，飞利浦双头电动剃须刀，几个面值一元的钢镚儿。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全军覆没呢！真让人崩溃！我郁闷地拿起那酒壶看了看，拧开盖子闻一闻里面残留的酒精味道，随手又盖上，还扔回抽屉里。剃须刀是可以用水冲洗的，还可以充电，洗得干干净净，一点胡茬都没留，但是一个连刮腋毛的使用价值都没有的式样，取之何用？钢镚儿倒是拿了一枚，可以回去坐公车。合上抽屉，我茫然地在原地环顾了几圈，深深为这次选取的目标感到懊恼。无奈中弯下腰看衣柜和电脑桌底下，都是空空如也，突然视线撞上一把黑色的小挂锁，大脑条件反射似的一阵兴奋。原来电脑桌是带了一个小柜子的，刚才只注意了抽屉，居然把这个宝藏忽略了。

我把背在身上的小坤包卸下来扔在旁边地上，盘腿坐下，像捧着一朵还带着露珠的玫瑰花一样托起那把害羞的小挂锁，琢磨用现有的钥匙怎么配合才可以撬开它的口。目光一斜，发现小柜子旁边电脑机箱的指示灯还在亮着，习惯性伸手到桌面上晃晃鼠标，屏幕居然亮了——离家不关电脑，什么怪癖啊这人？看看屏幕下角的时间，四点一刻，按朝九晚



五的上班族时间,至少还有四十分钟可供我打开柜子查找一番并且从容撤退,于是点开 winamp,播放清单里竟全是王菲的歌,真要爱死住在屋子里的这个家伙了!鼠标轻送,飘忽的音乐打着旋儿游荡出来,淌了满地。我得意洋洋地伴着音乐的节奏,全神贯注地用不同的钥匙试探各种角度,直到主人谢殷站在卧室门口,用惊诧的目光锁定我。

6

今天是让人心烦意乱的一天。一早就没来由地跟部门经理干了一架。最烦这个年过四十拖家带口的老娘们儿上司了,徐娘半老了还总以为自己风韵犹存,整天要么事儿事儿地作里弄大妈状对别人家的私事穷追猛打,要么就拿腔捏调颐指气使支别人干这干那。见到老总如春天般温暖,对待下属像冬天般冷酷,争功如夏天般热忱,推卸责任如秋风扫落叶般无情,混到一个办公室里的人连上厕所都绕着她桌子走的程度了,愣没发觉自己人缘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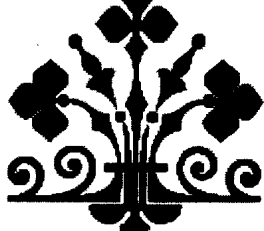
本来她也算好意,从我桌子旁边过的时候关心了我一下,只是那种表达方式实在太事儿妈了!我无非就是没睡好觉有黑眼圈了而已,她大惊小怪得好像黑眼圈长在她自己脸上一样,声音震得办公室里养的巴西木扑扑簌簌掉了两片叶子:“哟谢殷!怎么憔悴成这样了?晚上到哪儿干坏事去了?”

就是这种满脑子没有思想只有腰部以下大腿以上那点东西的老娘们儿!别看她穿着周武郑王的套装天天往空调办公室里钻,俨然高级白领,搁夏天路边一堆穿着花睡衣蓬头垢面交换家长里短的市井长舌妇里,谁都没她庸俗!

我头都没抬,淡淡应了一句:“我不早上七点才从你家翻窗户出来吗,这么快就忘了?”

潜
草
激
流

007



办公室里几个新来的愣头青马上嗷嗷起哄。这玩笑本来没什么严重,我猜这种连性骚扰都不会以她为对象的女人其实满喜欢听人家顺着她的话茬,往下引人绮思。女人在内心都有被诱惑被骚扰的欲望,越在表面上装得百毒不侵的女人就越容易上道——自以为自己最有魅力了!可是别人一哄,她脸上挂不住了,好歹也是统辖二十几个人马十七八条枪的小头目,自尊心稍强了一些,可以理解。

“怎么说话呢你这是?”她索性停下不走了,右手食指勾起来笃笃笃地敲着我面前的桌子。

我仍旧没抬头。一整晚似睡非睡,还经历了无数乱七八糟的梦境,我很累,懒得跟她吵。她却不依不饶,非逼着我把话说清楚。妈的不就是随口一个玩笑嘛!还是你先起的头,有什么不清楚的!啄木鸟似的每一声都如同啄在我太阳穴上,敲得我头都大了。我烦躁起来,腿把桌子猛地一顶,桌子委屈地闷晃两下,角恰好撞在她胯骨上,这下老娘们儿就更来劲了!

一上午除了给办公室同仁们上演了一幕精彩的活报剧外什么也没干成。那老娘们儿跑去跟老总告状说我殴打她,大概还说了些什么“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之类的屁话,还好老总一向器重我,从中调停了一下,先让她不哭不闹了,又把我叫去办公室谈了谈,轻描淡写地批评了几句,给她个台阶下。最后拍着我的肩膀让我注意身体。“小伙子,年轻气盛一点,精力又充沛,火气大也不是什么坏事。不过你的脸色真是不好,别太给自己压力了,下午放你假,回家好好休息一下!”

感激他的盛情,但是手头上的工作还是得处理。我觉得老总就是有点太仁厚了,公司里百分之二十既有真材实料又